

註七

按錫五里河在克里雅巴雜之西約八十華里錫五里欄干旁邊，原爲乾河，現有泉水，河寬里許，河中滿生青草，河兩岸沙窩駢立。據引導亦不拉一姆云：「錫五里河源於普羅山南，北流至錫五里莊東，又北流，至阿里什瑪札，直北流可至旦當。在錫五里河東爲哈拉罕河，流於哈拉罕巴札之東，東流至博斯堂入克里雅河。又東爲克里雅河，源於普羅山東，上源爲庫納卜河原北流入錫五里河，現東流爲克里雅河」。又云：「普羅山北爲沙磧所掩，又因灘高水淺，普羅山東之水均不北流，轉東流入克里雅河，故錫五里河現變爲乾河」。但錫五里河何時乾涸呢？據引導人言：「旦當烏利克在錫五里河旁邊，又據外人在旦當工作報告，旦當爲第八世紀遺址，則錫五里河在第八世紀前後是有水之河，可以斷定。倘是遺址被放棄，同時河水也乾涸，這是一個因倚的關係」。其次，我再談一下錫五里河與旦當的歷史關係，據賈耽道里記云：「安西極邊之戍有寧彌故城，一曰達德力城，曰汗彌國，曰拘彌城。于闐東三百九十里有建德力河」。新唐書西域傳于闐條云：「國東三百里有建德力河，河之東有汗彌居建德力城，一曰拘彌卽寧彌故城也」。試將兩條合併觀察，是新唐書西域傳根據賈耽道里記所云，略加修正，在建德力河下，增加「河之東」三字，又修改賈耽道里記之「三百九十里」爲「三百里」，疑賈耽「三百九十里」是根據前漢書西域傳于闐至拘彌里數。新唐書之「三百里」，是于闐至建德力河里數，拘彌在建德力河東，故又增加「河之東」三字。但新唐書西域傳所云，文義仍有錯落。按後漢書西域傳拘彌國居寧彌城，前漢書西域傳作扞彌，史記作扞彌，新唐書大概是揉合史記前後漢書之文，故云：「河之東有汗彌，一曰拘彌，卽寧彌故城也」。但汗彌下增加「居建德力城」一句，殊爲不類。故我疑汗彌下之「居建德力城」，當在「建德力河」下，作「有建德力城」，下接「河東」云云，原文應是「國東三百里建德力河，有建德力城，河之東有扞彌，一曰拘彌，卽寧彌故城也」。如我所推論不誤，則建德力城，應在建德力河旁，而扞彌城應在建德力河東。假定今之建德力河，卽今之錫五里乾河，則旦當烏利克應卽唐之建德力城，一曰達德力城。「達德力」與「旦當烏利」皆一音之轉，可能是古今譯音之異。而河東之汗彌，當是今之喀拉墩矣。以上是我的推論，此次未到于闐，今據一九二九年所記作補充，藉以驗將來地下古物之證明。

註八

什斯比爾雅，維語「三道牆」之義，現本地人稱此地爲默里格窪提，在和闐縣城東南，玉璦喀什河旁邊，距縣城約二十公里。我們是十一月二十一日同張寅及當地同志坐汽車前往調查者，到達玉璦喀什河旁，汽車不能下，乃捨車步行，下大坂，卽達河的西岸。由南往北約二十餘里，皆屬遺址區域。三面環山，河兩岸沙山對峙，如牛之兩角，舊城是在西沙山脚下戈壁灘上。由此而知新唐書西域傳稱「王居西山城」之真確。我們下大坂後，沿河灘南行，卵石堆積的坑穴甚